安溪古镇檐下拾光

○ 面朝大海

秋雨后的空气里渗透着宁谧的气息和泥土的清香,微风低吟着划过耳畔,若有若无地诉说着纷繁而古老的片段,句读间,秋的空灵和深远便弥散开来。

距市区20公里外的良渚安溪古镇路途虽不远,但也足以远离闹市的喧嚣。经一个多小时的车程,我们一行人已经站在古镇入口处的门牌前。

古镇不大,有白墙黛瓦的江南民居,有宁静曲折的街巷,当然也有青石铺就的小道、遮天蔽日的古树。但我仍觉得它是全中国“最不像古镇的古镇”,因为它没有“三件套”:没有红灯笼挂满街,没有人挤人走不动道的热闹场景,也没有像模像样的土特产街市。

我们跟着向导在错综复杂的小巷里穿行,没看到张灯结彩、门庭若市的景区饭店,倒是看到了最寻常的江南水乡民居,还有坐在自家院子里择菜的老人和妇女。

我们贸然闯入,村民倒也见怪不怪,乐呵呵地向我们打招呼,还拿了刚做的米塌饼请我们品尝。刚要掏钱,村民便不高兴了,说是送的不要钱。如此一来,我与朋友顿时尴尬得面面相觑。

午后,搬了把小椅与一位80岁上下的老人促膝而谈。“到俺安溪来白相啊?”老人用夹杂着乡音的方言问我们,他精神头很好,说自己还是每天劳作。我为他拍下一张照片:一位老人端坐在厅院,仰望着黑色瓦片的屋顶,缝隙间射入丝丝缕缕的阳光,浮尘穿过那一束光线射到墙角边的农具和谷物上。辛勤的耕耘换来的五谷丰登,那是安溪人的勤劳和质朴。

古镇傍溪而筑,我们一行人有幸赶早饱览小镇的晨昏:河流沉沉,桥廊深深,屋宇称称。站在桥上远眺,人往桥上来,影从桥头下,一片清幽良辰画卷;云霁天开,清辉遍廊宇,斜日笼诗情,一幅人间天堂模样。志同道合的人不少,桥上的人越来越多,真正爱这里的人总是不愿错过小镇最美、最真实的样子。

古镇不仅有风土人情,更有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。向导指引我们抬眼望西,是良渚古城遗址公园,向东是北宋科学家沈括的故里下溪湾,往北是天目山余脉东明山,至今仍留存着建文帝隐居古寺的传说。山河文脉,尽数环绕。

离开时,已近傍晚。也许,早与晚都无所谓,安溪古镇从来都不慌张,顺其自然地接受着时间的安排。杳杳古镇承载了朝代的更迭,洗尽铅华后的安溪更像是一位饱经风霜的哲人,不改坚贞顽强的风骨、高洁淡然的品性,傲然屹立在江南。

文明的数字守护

○ 孙新忠

今年初夏,借着一场文化调研,我初次踏入良渚。此行不只是与五千年前的文明相逢,更是看见一种全新的守护方式:古老遗址,正被数字技术温柔托举。

第一站,良渚古城遗址世界遗产监测管理中心。大厅里,巨幅屏幕占满整面墙,屏上跳动的数据来自160余路传感器,实时传回土壤含水率、温湿度等环境指标。

同行的向导老周说,良渚遗址保护区划范围达162平方公里,分布着316处遗址点、85处遗产要素,但真正封闭保护的区域不足一成。南方潮湿环境下,土体每年会流失0.5毫米,渗水、风化侵蚀、微生物,无时无刻不在威胁着这些来自五千年前的遗存。

“早年全靠人工徒步巡检,走完一趟要足足半个月。现在依托‘良渚遗址5000+’数智平台,应急响应从3天压缩到30分钟。”老周望向屏幕告诉我们,这套系统接入1006路摄像头、5个无人机场,还有密布在各处的感应光缆和环境监测设备。天上,卫星遥感每季度普查一次,无人机每月巡航一次;地面,传感器24小时值守,险情一旦出现,预警即刻触发。平台里的数字孪生场景,还能仿真推演台风、暴雨等极端天气,提前排查风险短板,分级分类制订处置预案。

我忽然想起儿时故乡的台风季。每到风雨将至,村里老人总要去田里转转,看看水渠有没有堵住、田埂有没有塌方。那时候的守护,靠的是眼力和经验,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感觉。而如今,在良渚,这份对土地的审慎关切,被转化成可观测、可预判的数据图景。

第二站,良渚古城遗址公园。老周指向几方敦实的土台:“这里是良渚古城的中心,土基之下沉睡着五千年前的建筑遗址。出于保护,地表不做复原展示,游客只能看到覆土。”

他掏出手机,扫了扫旁边的二维码,然后将手机镜头对准2号基址。屏幕上,一座恢宏的大殿在土台上“长”了出来——木制的梁柱、白色的外墙、铺着茅草的斜顶,头戴华丽羽冠的良渚王站在殿前。

“这是在对原址研究的基础上,利用AR技术制作的,尽可能还原五千年前的建筑风貌和祭祀、耕作等生活场景。”老周说。

我借他的手机试了试,镜头里的宫殿稳稳地“落”在土基上,虚实重叠的刹那,仿佛五千年的时光被浓缩在一方屏幕中。

第三站,良渚博物院。在展厅一角,我戴上AR导览眼镜,伸手朝向展柜中的玉琮,器物的虚拟影像冲破玻璃落在我的掌心。我愣了一瞬,然后笑了,把手掌慢慢翻转,好似真的握住了先民打磨过的温润玉器。

文物总有朽坏之时,但数据可以一直流传下去。早在2014年,良渚博物院就启动了馆藏文物数字化采集工作,如今新一轮数字采集正在持续推进,200多件珍贵文物将拥有永不消弭的“数字生命”。

在遗址公园南城墙附近,一座800余平方米的VR大空间已经开放。戴上头显,访客就能“穿越”到五千年前的良渚古城,看先民在稻田里耕作、在作坊里制玉、在广场上举办祭祀,35分钟里亲历文明的兴衰。这个项目叫“良渚VR大空间·神纹之约”。

返程回杭州的路上,我想起施昕更在《良渚》报告卷首写下的那句话:“我们上古的祖先,坚忍地开辟这广漠的土地,创下了彪炳千秋的文化。”

九十年前,他俯身拾起那两片黑陶碎片,推开了良渚文明的大门。彼时的他,或许无从设想,后人不再凭经验守望水土。今人用数字孪生、AR、VR构筑起一道无形的保护屏障;从埋于黄土的建筑遗存,到屏幕里重生的宫殿、掌心浮现的神纹,技术为古老文明撑开另一重时空。

从前的守护,是田埂上守望风雨的目光;如今的守护,是屏幕里生生不息的光影。时光更迭,敬畏土地、珍视文明的心意从未改变。数字托举起良渚,让深埋土层的古城不再遥远、不再沉默,在每一次虚实相逢里,与我们岁岁相见。

访客体验『良渚VR大空间·神纹之约』项目

剪读良渚

○ 汪晓治

与剪纸的缘分,始于童年。我的老家在皖地,奶奶是绣娘,刺绣前总要先剪出纸样。每到年关赶集,乡亲们会买几张红纸剪的门庆子,贴上门窗,整座山村漫开温热的年味。

十多年前,我定居杭州,再次拾起搁置许久的剪刀。初入良渚博物院,凝望着古玉、黑陶上深浅错落的刻纹,我忽然心头一动:剪纸的根脉,原来就藏在这五千年前的线条里。此后一有空,我便来这里端详器物上的纹样,在斑驳刻痕间,触碰良渚先民对天地的敬畏、对万物的体察。古时剪纸本就承载祭祀的意涵,和良渚玉礼承载的精神,遥遥相通。那些古纹质朴简净,不刻意炫巧,正是自然与人文相融的本真模样。

良渚纹样,是东方一脉相承的对称之美。玉琮、玉璧、玉璜,循中轴线两两呼应,四角匀整,承载着古人天地平衡、万物有序的认知。其中,玉琮王最具代表性,器身神人兽面纹顺着转角中轴线铺展,纹样工整,虚实相宜,古朴庄重。这样的对称不是机械复刻,这份意趣落于剪刃,便成了纸上沉稳妥帖的格局。

对称骨架之外,婉转流动的曲线赋予古器生生不息的气韵。良渚先民善用纤细阴刻线,勾勒卷云、兽冁,黑陶上连绵缠绕的刻线少有生硬折角,线条舒展柔和,一如江南不绝的流水。

我格外偏爱这类线条的质感,执剪落刃,循着古纹走势下刀。一件剪纸作品能否打动人心,不在于技法繁复花哨,而要看线条中是否有自然流淌的生机,是否沉淀着文脉的温度。

良渚美学更深的妙处,在于虚实、明暗之间的平衡。古玉之上,浅浮雕、阴刻与留白相生,素净玉面为虚,细密刻纹为实;黑陶衬着浅细刻线,一暗一明,简素之间铺展悠远意境。这背后是古老的东方哲思:阴阳相伴,黑白相生,万物贵在取舍。先民以玉底为阴,刻纹为阳;素面为虚,纹路为实,以简约纹样诠释对立统一。

作者的剪纸作品

而剪纸,恰好呼应这份智慧。剪刀起落,留在纸上的纹样是“有”,簌簌飘落的纸屑是“无”。一张薄纸,每一次下剪,都是一场取舍。剪纸的要义,从不是填满画面,而是删繁就简,懂得留白,舍弃冗杂,守住本真。恰如“有之以为利,无之以为用”,可见的纹样托住形制,空旷的留白,留给想象生长的空间。

古老的纹样不该只静卧展柜,千年文脉要走入烟火人间。我把彩纸带进村社的课堂,剪刀轻响,把良渚纹样的故事说给众人听。许多人方才知晓,剪纸不止窗花喜字,薄薄一纸也连着五千年前的良渚文明。

剪刀往复,彩纸开合。往后仍愿沉心于纹样之中,循着良渚古韵,在方寸纸片间接续古老文脉。让剪纸落进寻常烟火,让这份自远古流淌而来的东方温润,在剪刃之下,代代绵延。

文脉赓续不在追远,而在烟火日常

○ 王新华

这片土地从不刻意标榜传承。五千年前的古物没有禁锢在博物馆的玻璃展柜中,而是化作细碎温热的日常,无声嵌入当地人的烟火朝夕。

秋分刚过,稻田里还留着一层蜜色,阿英阿婆弯腰将最后一篮新收稻谷摊在竹匾上。竹匾边,黄狗枕着一方印着玉鸟纹样的帆布包静静蜷卧,那是孙子参加研学活动带回的物件,包里还藏着半块造型质朴的玉鸟米糕。

曾经因遗址占地心生惋惜的王阿公,如今是良渚古城遗址公园的志愿讲解员。他从不照本宣科,拿着一枚玉琮纹样的打火机娓娓诉说:“这古朴纹路,和我家祖传蒸糕木模的花纹是一样的。”

良渚的文脉浸润,从来不是生硬的课堂说教。良渚博物院手工课堂上,10岁的孩童揉捏陶泥,塑出笨拙可爱的小玉鸟。不同于游客的随手把玩,不少孩子将亲手制作的陶鸟埋进稻田、系在树上。在他们纯粹的认知里,这片沃土也是远古先民的家园,古今少年本就共享同一片山河与童趣。

在遗址边长大的孩子,天生懂得敬畏与传承。他们笔下的文字里,玉鸟不再是遥远的图腾,而是米糕的造型、甜品的纹样、故乡的符号。这份根植故土的共情,是匆匆观光的访客难以体会的。

烟火市集,更是文明延续的生动载体。玉鸟、神徽等纹路,早已褪去文物的厚重疏离,化作咖啡拉花、快递包装、饰品纹样,温柔融入普通人的岁岁年年。

清晨的玉鸟集,烟火氤氲、人声熙攘,3元一块的玉鸟米糕软糯香甜,用的是本土食材和古法手艺。95后返乡设计师扎根于此,手工雕琢的玉鸟银饰,摒弃量产模板,顺着四时风物、朝夕光影微调弧度,让古文明适配当代审美。

每到十月,遗址公园稻浪翻涌,秋风漫卷,簌簌声响和五千年前先民耕种时的风声别无二致。游人踏秋而来,有人俯身学割稻谷,有人静坐田边感受晚风。山河还在,文明还在延续。

世人皆言,良渚是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实证。却少有人懂,文明不是冰冷的标本、遥远的古迹,它不需要刻意宣讲、强行传承,只是顺着稻田炊烟、寻常朝夕,静静延续、生生不息。

真正的文脉赓续,从来不是后人费力追溯遥远的过往,而是指尖触碰到旧纹的默契,是舌尖品尝到古味的温柔,是故土烟火里一脉相承的习性与风骨。

五千年光阴流转,先民的耕耘与热爱,从未消散。我们脚下的土地、存续的烟火、寻常的日常,皆是文明最鲜活、最动人的模样。